

王林文集

WANG LIN WEN JI

王林著

1



解放军出版社

王林文集

(第一卷)

幽僻的陈庄

王林著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林文集/王林著.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9.5

ISBN 978-7-5065-5810-5

I. 王… II. 王…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61294号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政编码:100035)

后勤指挥学院印刷厂印刷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2009年5月第1版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147.625

字数:2055千字 印数:1000册

定价:280.00元(全七卷)

出版说明

王林同志献身文学事业长达半个多世纪,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早在上世纪30年代即出版了长篇小说《幽僻的陈庄》,受到沈从文先生的推重;抗战期间,在环境残酷的冀中平原地道里,写下了作为遗嘱的长篇小说《腹地》,其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更趋成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王林同志作品的艺术光辉,才逐渐显现出来。

《王林文集》共计七卷:第一卷长篇小说《幽僻的陈庄》;第二卷长篇小说《腹地》;第三卷短篇小说集《十八匹战马》;第四卷剧作集《火山口上》;第五卷《抗战日记》;第六卷长篇小说《叱咤风云》;第七卷散文集《播种》。

文集各卷,分类编年,文章的排列以文尾所署时间或发表先后为序,时间不明者则推定大体写作时间编入。散文、特写卷,略有变通,同一题材虽非一时之作,今则集中顺排,中间不置他文。

各卷卷首或卷末,酌情附录了若干相关的评论文章,以供读者和研究者参阅。

《王林文集》的编辑出版,得到了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和天津市作家协会的大力支持,张学新、冉淮南和王端阳同志自始至终参与工作,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解放军出版社

2009年5月

鲁迅先生在 1935 年 4 月 22 日的日记中写道：

罢。午得王弢所寄赠《幽僻的陈庄》一本。……

注：

王弢、偶闲皆王林三十年代曾用名。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6 年 7 月出版的《鲁迅日记》下卷第 951 页。

《幽僻的陈庄》题记

沈从文

二十一年我在某某大学教小说习作,起始约有二十五个人很热心上堂听讲,到后,越来越少,一年以后便只剩下五个人了。五个人中还有两个是旁听的。只因为每个选课者皆想从这一堂上得到一点创作的知识。不止知识,他们还需要的是“秘诀”,或“简要方法”,以便学来处理自己的故事。(许多人以为创作只是记录一个故事,只要有故事写下就成!)但这个工作从我说来,既无秘诀可言,也并无如何神奇,且工作真不简要,就更无传述这简要方法的可能。我告他们的只是一个作家必须做的事情。说的话或者过于老实,把“创作”或“文学”看得太容易,因此失去了它原有的神秘与尊严,使这些朋友很失望,于是他们自然就改选其他有用课门去了。这件事想来我应当抱歉。我原本以为这些青年朋友皆当真想从事于“创作”,皆有志于以“文学”,可是事实上,他们却是来“上课”的。他们如上别的课程那样,听着,记着,下堂时就照样去看看书,于是完了。有些人或稍稍不同,然而总还抱了与上国文课差不多的态度上堂,这能学个什么?

我要他们先要忘掉书本,忘掉目前红极一时的作家,忘掉个人出名,忘掉文章传世,忘掉天才同灵感,忘掉文学史提出的名著,以及一切名著一切书本所留下的观念或概念。末了我还再三说,希望他们忘掉“做作文”“缴卷”。能够把这些妨碍他们对于“创作”认识的

东西一律忘掉，再来学习应当学习的一切，用各种官能向自然捕捉各种声音、颜色同气味，向社会中注意各种人事。脱去一切陈腐的拘束，学会把一支笔运用自然，在执笔时且如何训练一个人的耳朵、鼻子、眼睛，在现实里以至于在回忆同想象里驰骋，把各样官能同时并用，来产生一个作品。我以为能够这样，这作品即或如何拙劣，在意识上当可希望是健康的，在风格上当可希望是新鲜的，在态度上也当可希望是严肃的。写成后，若认为失败了，也不过是把这个作品放在过去的标准中比较，得到一个不可免的失败罢了。然而毫无可疑，第一个作品即或失败，能用这种方法态度继续作下去，却可望来日在另外一个作品得到相当的成功。倘若作者不以失败为意，有魄力，有毅力，能想法多多认识社会各方面，了解他们的言语，爱和憎，悲哀或欢乐，一支笔又学会大胆恣纵无所畏惧的写下去，这个人所读的书即或不多，还依然能写出很完美很伟大的作品！

我说的话与一个“在学校时读书出学校时教书”的学生不甚相合，那是很自然的。

在那里两年我并不失望，因为五个同学中有个旁听者，他所学的虽是英文，却居然大胆用我所说及的态度和方法，写了许多很好的短篇小说。他是北方人，所写的也多是北方乡下的故事。作品文字很粗率，组织又并不如何完美，然篇章中莫不具有一种泥土气息，一种中国大陆的厚重林野气息。他已明白如何把握题材，所缺少的，不过一种处置题材的精巧技术而已。几年来在《现代杂志》、《文艺副刊》、《国闻周报》用笔名隽闻发表的一些短篇创作，读者只要稍加注意，得到的印象，必与我意见相差不远。中国倘如需要所谓用农村为背景的国民文学，我以为可注意的就是这种少壮有为的作家。这个人不仅对于农村的语言生活知识十分渊博，且钱庄、军营以及牢狱、逃亡，皆无不在他生命中占去一部分日子。他那勇于在社会生活方面找寻教训的精神，尤为稀有罕见的精神。

现在他把他写的一个长篇给我看，这四百面的长篇巨制，据他说来，还只是计划里四部曲中的一部。看完了这个作品，我很感动。他那种气

概就使人感动。对于这个作品的得失,读者的批评说的一定更中肯。一个为都市趣味与幽默小品文弄成神经衰弱了的人,是应当用这个乡下人写成的作品,壮补一下那个软弱灵魂的。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八日作

评《幽僻的陈庄》

彭 勃(罗 烽)

在我们的文坛上,青年一代的作家,很多是一开端就从那狭窄的个人的角落里解脱出来,从第一篇作品,就已经不是个人情绪的抒写,或只捡个人的偏爱的题材来描写了。他们开始就面对着生活的全部,而且常常是倾注在那决定历史命运的一群人物上。这不是一件小事,这里蕴藏着雄厚的基本的力量,正在把中国文学推向一条应走的大路。

《幽僻的陈庄》在题材的繁重和分量的巨大上都是破格的。作者在这部作品里想展开中国农村的全部,从“鸡牌香烟”、“制钱”还未完全废弃,最后的一条小辫还拖在背上被迷信作运命的吉星的时代起,一直倾泻下来。这作品的第一部里所触到的人物,有勾结衙门吞并村款趁水灾做投机生意的县绅,有雇工,小手工业者,小贩,游手好闲者,警官,私卖小盐的贫农,粮行经纪,商店掌柜,茶馆老板,地保,村医,讼棍,巫婆,从都市回家的学生等等,具名的人物有四十多个。作者想把农村生活的全部构成分子都织进作品去。

在故事上,作者显然是注意在成祥同小白妻的偷情关系上,但因为作者用了差不多将近三倍的力量描写了别的日常事物,所以这条故事的线就显得脆弱而弛松了,给人的印象不统一,容使读者感到这作品是没有统一的故事的。

但,看得出来的,作者是在用着另一条粗大的线来贯穿着这部巨型

的作品,那是一条农村经济发展的线。这是作者倾注了最主要的注意的。

因为作者的主要努力是想指明和分析一条农村经济发展的历程,所以在作品的设计上造成了一个重大的缺陷,那是:作者没有把作品的重心放在人物上。如果一个经济学家要找出使人们变成穷困的原因,找出经济发展的历程,而决定再造社会的方案,那么艺术家就要知道,怎样的贪婪支配着人们,由这贪婪养肥了一些人,而饿瘦了另一些人,因了穷困,人们怎样在寂静的茅屋里烦恼,怎样从旧的滞性的道路上渐渐觉醒起来,饥饿的火怎样烧着这些人而唤起粗野的力,怎样从传统的束缚下挣脱开。这便是艺术家跟经济学家不同的所在。因为作者企图在那些复杂的多样的农村生活的人物和场面上,给予一种经济学的依据,所以就把作品中的一些重要人物,都写成“做作的”了,作者在后面牵着那条农村经济发展的线,让这些人物随了这条线来跳动。当读这作品的时候,虽然在某一章某一段感到作者的简劲的明快的描写,但从全体看来,那为好作品必备的一致力量就十分微弱了。

作品中有两个人物,是作者所侧重描写的。一个是拥有两顷多地,一个商号和一个当铺,趁水灾或敛收时做投机生意,放高利贷,在赚钱上同在女色上一样具有“老没够”这特色的县绅陈老仲;作者挑选这个人物的立意也显然是侧重在农村经济关系上;与陈老仲时时站在敌对地位的,是另一个游手好闲者田成祥,在卷终作者给予他一个仰望都市而想广事交结发大财的梦想,突然“改邪归正”,而要做商店伙计,是非常不自然的,即便在现实中有这种独个的例子,却不能拿来做为文学上的代表人物,而这种改变也实在显得突然。我们预测作者或为要给这人物以“经济上的”任务而才如此做的吧?

这作品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那广幅的日常生活的描写,在这上面,作者显示了那种对日常生活的丰富兴味和不懈的力,这是一个巨大的创造源泉,这预示了作者可能成为一个坚实力强的现实主义作家。面对着日常生活不是一件容易事,不是一切作家都能胜任的,在我们的周

围,正有不少作家,完全是心理的在避免描写日常生活中某种使自己不快意的要素,这态度,在他们同现实主义中间形成了一道栅栏。

但是想滑过日常生活的平面而来完成一件艺术作品,却不是件容易事,且是不可能的。没有一种现象不经过艺术家的透视而能表现成为艺术的。在这作品里,不是作者太多写日常生活,而是只写了日常生活的平面的现象。发现日常生活同伟大的历史变革的联系,是过去和现在一切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共同具有的才能。在这作品里,作者所描写的日常生活,差不多只是照原样的誊录。作者没有能够发掘到日常生活的深处,从这里找出形成人物的心理和性格的要素。

因此,作者常常在这上面浪费笔墨,用冗长的文字描写不必要的琐事,有许多对话也成为完全多余的。

因为有了以上两种原因,作者对于人物性格及心理的发展上显示了忽视和粗心。就是被作者侧重的几个人物,也只描写了他们的表面的性格,其余的人物便只有一个名衔了。作者具有丰富的农村生活的知识,寻找出了代表各阶层各种类的人物,作者所缺乏是对于这些人物的更深刻的观察和体验,从这人物的心理和性格上发掘出他们同“古旧的中国”和新事变的关联,分辨出涂染在他们上面的那复杂的多样的颜色,指示出那显著的和潜伏的,破坏的和保守的,原始的本能,愚昧和智慧,创造的和压制的,复杂多样的力量。

作者也许有自己的理由;不过,从历史的经验上来观察,常常是在大变革激发的时期,人类个性的心理才有被集团的洪流推抑到最小限度的可能。除此,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的描写在任何时期的文学作品里都必须演着最重要的作用。

作者如果不拒绝注意这一点,作品中的人物一定比现有的描写得更真实生动而且有力,但,对于这作品,不能不说,那些人物都只具着表面的性格浮沉在日常生活的海中。田成祥的“梦想”和改变的突然就由于这缘故。作者太多用了说明的方法。

这包含将近十六万字巨著的第一部,听说只占全部作品的四分之一。我们等待着这作品的继续出版,期望看到在作者的笔下“古旧的中国”怎样崩溃下来,新型的农民和新的农村是怎样发展来的。

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大公报》

目 录

《幽僻的陈庄》题记	沈从文	/ 1
评《幽僻的陈庄》	罗 烽	/ 1
幽僻的陈庄		/ 1
附：中篇小说		
五台山下		/ 173
女村长		/ 227
父亲和沈从文(后记)	王端阳	/ 318

幽僻的陈庄

庄稼事人人见惯，固然是平易的。然而单就农事的过程说，自播种以至收获，和天时奋斗，和蝗虫奋斗，五六个月的工夫中间，始而抱着不可知却又似乎有把握的希望，继而忽喜忽忧，直到田里结满了粒粒的“黄金”，这一直下来都是紧张的“作战”样的生活，实在天生是很好的“结构”。何况还有收获以前的借债，收获以后的逼租，赎衣服，贱卖新谷，都又是极动人的“穿插”。田家生活何尝是“平易”的呵！

近来的田家生活实在是变化太多，有些事连顶好的“幻想家”也想像不到。

——茅盾《话匣子·田家乐》

—

“完了，完了！咱田门准毁在他手里了……坟地的风水坏了，不出好子弟……你看看，我病得这个样子，他还各地方胡跑耍浪荡，不看守着我，嗨！完了，田门完了！”

病势日见沉重的田成祥的父亲老多，躺在炕上合闭着眼，这样忽断忽续地说着，又摇了摇有些僵硬的头。老多病倒后，打发人找了好几天，才把成祥找回来。可是他在家没有多久，同医生出去取药后，又不见影

了。于是老多更生气了，因而他的病势一时比一时沉重，他的身体简直近于僵硬了，翻翻身都很不容易。虽然这样，他愤愤不平，念念不忘的许多心事，更一齐涌上心头。他说话很费力气，可是他还那般若断若续地发牢骚。他慢慢地说完每一句话，就想长叹一口气，或摇摇头，但是，浓痰老是堵在喉咙里，使他憋闷得难受。而摇头时，麻痹的脖颈也不随他的指挥，只能贴着枕头微微动一动。

日夜守看着他的，只有儿媳妇成祥妻和小孙得仁。得仁这时才六七岁，尚不懂人事，不知忧愁，只会听从母亲的话，在祖父屋子里玩玩就是了。成祥妻也不过有三十岁上下，硕大的身躯，圆胖的面庞，或者是因为被日夜守看病人的劳苦和对将来生活的忧虑所煎熬，她的面颊，白中带黄，大而黑的眼睛，湿润的阴红，在她的瞳孔的呆痴和眉梢的紧蹙上，好像锁结着无限的忧郁和心事。

“爹，你好好地养着你的病吧，不要再想不顺心的事了！有你在，好歹是个老子，他不敢明明地胡糟。若是……若是没有你了，谁还管得了他？爹，你好好地养病吧！”

成祥妻在每次听见公公老多那样伤心地发牢骚时，就轻轻地慢慢地在他耳旁，这样安慰他。可是他的病态非常的沉重，他的满是皱褶的面皮，黑瘦而干瘪，一点活人的血气都没有，老是合着眼皮不动颤，和僵尸一般。她说时，看着他这副可怕的病态，总是想硬着心肠，装作镇静的口气来安慰他，但是一想到假若公公死后该如何时，她也抑制不住地淌出泪来了。

成祥妻说过那一番安慰话后，公公老多也没有什么反应，还是死尸一般的躺着不动神色。过了一会，他喀喀地叹了一口气，好像感到些微的舒适，面容上和胡子的吹动，也显出了一点活气。

成祥妻静静地坐在公公炕旁，观察着他的任何动静。忽然他的头微微一颤动，好像要叹气或吐痰似的。她正要慰问他时，他已经慢慢的，半吞半吐的，好像每一个字从他的嘴里进出，都费了很大的挣扎似的说道：

“老人们，置下……置下这点田地，容易……容易的吗？一个小制钱……一个米粒……一根线头……都舍不得糟蹋！天气一暖和，就……”

就不穿鞋，不穿袄了……一条自己……自己织的粗布裤子，混多半年。钱一上串，就埋起来……好容易置下这点田地了吗？老人们这样省……细……都是怕下辈的挨饿呀！嗨，你看看，成祥这小子……不爱干活，爱穿，胡糟……成天不回家……嗨，老人们多咱穿过鞋铺的鞋呢？嗨，你看他……鞋……衣裳……哪像个正正经经的种庄稼的人呢？”

老多这次中断的时间很久，成祥妻很想插几句话来安慰安慰，但是她不知道说什么好。老多说的那一番话，句句都是实情，句句都打动了她的心，因而她呜咽了，但是她极力抑制哭泣的声音，以防备再被公公听见了，更使他伤心。

这时老多要想长出几口气，可是一口痰卡在喉咙里，他用力咳嗽了许久，才吐出来。成祥妻想到公公刚才说话时干哑的嗓音，和现在他咳嗽时的费力样子，随即慢慢问道：

“喝口开水吗，爹？”

这话，他好像没有听见，他微微摇了摇头，又说道：

“老人们，太土鳖了，老老实实的，只知道种地。受人家陈老仲家的气……人家多耕咱的地，人家多拔咱的麦子……欺负咱……咱向来不敢惹人家……人家和衙门里有串换……我的意思，是让他拜个师傅，学学拳脚多交几个朋友，好顶门户，过日子，不致再受人家的冤气！嗨，谁想到他……和那些狐朋狗友们玩了玩，就学坏了呢？”

好像悔恨什么似的，他脸上那刚才泛上来的一点活气，突然又消融去后，麻痹得更像一块死肉。

“完了，完了！”他又继续说道，“田门一定完在他手里了！这个小日子，成起来不容易，糟去可容易……这小日子，受不住他那样糟蹋！完了，田门完了！”

“爹，你不要再伤心了，好好养病吧，有你在着，怎么都好办……他是没法子说了！你还不看着得仁吗？”成祥妻说时，用衣襟擦着眼泪，“得仁像是有出息的孩子……有你在，得仁总是容易养大成人的……若是，若是没有你了……”

成祥妻说到这里，呜咽得说不成声调了。

老多一听到得仁这名字，脸上又泛上一阵活气，就要勉强笑的样子。他用力睁开眼皮，暗淡昏花的瞳孔，无目标地乱望着，问道：

“嘿，得仁！得仁呢？喂，小孙孙……你来爷爷跟前！”

“得仁取药去了，等一会，就回来了。”成祥妻哭丧的脸上，这时也泛上些微的笑容。

老多失望地又合上了眼皮。

不久，得仁提着个斗形的药包回来了。他长得愣头愣脑，好像个很倔强的孩子。他不认生，不怕人，可是他只会把两只大眼睛，睁圆了望着人，而不爱说话。不论母亲怎样教给他见了亲戚朋友该说什么客气话，他从来是不肯说的，于是他母亲生气般地叫他“闷头”。但是老多早先时极反对叫这种名字，因为他有点迷信，一来像孔子所说的“名不正则言不顺”，二来怕不闷的人，也给叫闷了。

这天，在屋外成祥妻小声教给得仁到祖父面前说几句安慰他的话，可是他只噘起嘴来不言语。

“怎么你让我这样生气呢？你爷爷死了，我们还有混的吗？你爹得把咱赶出家去！”她说时就淌淌地又流下泪来了。

得仁受感动似的，一扭身子跑到祖父面前，嚷道：

“爷爷，抓药来了。”

“唔，唔，得仁你来了！”一层笑容在他的麻痹的脸上，重新地活跃起来了，他睁开两张瘦憔悴的眼皮，暗淡无力地望着他。他那干巴巴的嘴张开，好像有许多话要说，而一时说不出来的样子。喘上一口气后，才说道：

“你把手递给我摸摸，嗜……苦命的小孙子呀！”

老多要想伸出手来抚摸得仁，但是他的四肢僵麻得不受他的指挥。成祥妻看出公公这种痛苦的情形来，赶快给他掀开被子，扶着他那只黑干如老树皮的手掌，和得仁的嫩白的小手握上了。

“唔，唔，得仁……小孙孙，田门就看你这枝根苗了！嗜……”老多死硬地握了握得仁的小胳膊，又抚摸他的头发。

得仁的母亲，这时就用手指点他，提醒他要按着她刚才嘱咐的话，安